

水到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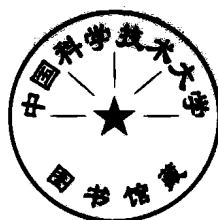
向 东 著



02740

成 渠 到 水

著 者 东 向
图 插 輔 陈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济 南

內 容 提 要

郑家峪生产队准备开渠引水浇地，渠道必須经过“芹菜大王”郑有順的自留地。郑有順不愿换出这块“宝地”。富农郑善保，怀着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想通过这一事件挑拨郑有順和队干部的关系，破坏人民公社。他通过郑有順妻子治病，向队里送假污水、郑有順儿子的婚姻等事件，进行了一連串的罪恶勾当。在这过程中，党支部書記领导貧、下中农向富农进行了一系列斗争，终于彻底揭露了阶级敌人的阴谋，也深刻地教育了郑有順。

水 到 渠 成

向 东 著
陈 輔插图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3920

开本 787 X 1092 毫米 1/32 · 印張 2 3/8 · 插頁 4 · 字數 45,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0

統一書号：T 10099 · 936

定 价：(4) 0.32元

目 录

一	心	事.....	1
二	分	歧.....	8
三	碰	壁.....	17
四	妖	风.....	23
五	糾	紛.....	31
六	挑	拨.....	38
七	請	罪.....	41
八	檢	討.....	48
九	斗	爭.....	54
十	爭	讓.....	66

一 心 事

鞭炮通宵未停，天傍亮，响得更热火了，仿佛热锅里炒豆，四下里劈劈啪啪爆响，这几点着一挂鞭，那儿“二踢脚”，“通——嚏——”飞上了天。

南邻北舍拜年的人，在李老汉的院里进进出出：

“李大伯，过年过得好！”

李老汉迎上去：“好！好！托毛主席的福，来，尝尝酒！”

于是客人捧起小酒盅，灌了一口：“好酒。行啦，行啦，拜完年再正儿八经地喝。”

孩子们成群结队，一进院门就喊：

“给爷爷磕头！”

“免了，免了，孩子们都撑开兜儿。”

一个个衣兜都听话地张开大口，大把的花生、葵花子，嘩嘩地装进兜里。

躲在套间里的淑芬，闷闷不乐地从针线簸箕里，拿起一本旧画报。画报里夹着绒线，鞋样，选民证，钞票，她逐页地翻着，将一张张夹得平平整整的钞票，叠在一起，一边叠着钱，一边泪珠儿忍不住扑簌簌地滚落在衣襟上。窗外笑语喧天，鞭炮齐鸣，亲切的问候、祝福，都不能排解淑芬的忧伤。远

远地传来了女伴的笑声，淑芬忙把钱塞到被底下，用手背揩干腮边的泪痕。她听见姑娘们走进院门了，齐打呼地向爹请安问好，夹杂着尖声大笑：“淑芬呢？”

爹的声音：“她兴许拜年去了，来，进屋坐坐，会喝酒的喝酒，不会喝酒的吃花生！”

“不啦！”姑娘们笑着，嚷着，象炸了群的山羊，咚咚地跑去了。

淑芬等女伴们走远，便又重新把钱拿出来。她无心参加节日盛装的女伴们的行列，自己藏在套间里数点着钱。这些钱，大都是她挤着晚上的空儿，结发网，糊火柴盒积攒下来的。她数第一遍是二十七元三角，数第二遍，又多出四角钱，再数第三遍，刚数过一半，竟忘记已数过多少了。“唉！”她轻轻叹了口气，伤心地想：“我给他送不送去呢？他妈病着正等钱用呀！”为了不讓爹爹听见，她尽力压抑着抽噎。

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她还瞒着爹。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淑芬爱上了郑有顺的哑巴儿子郑大发。象淑芬这样一个俊俏的姑娘，怎么竟会爱上哑巴呢，但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别看郑大发不会说话，但人很进步，很精明，模样也好看，他是队里最能干的一个。他身材魁伟，力大无比，推车运肥爬陡坡，他只要轻轻一哈腰，不单是车子飞上了坡，有时还把那头拉套的骡子，推个嘴啃泥呢！有一次，淑芬负责管理的那块水萝卜该上水了，不凑巧，队里的几部抽水机，统统借给外队支援抗旱去了。淑芬为了讓萝卜丰产，便用那久已不用的轱辘向菜畦里上起水来。乍挽那一大铁斗子水，还不觉得

太累，可是越挽胳膊越沒劲，越沒劲水斗越沉，累得淑芬满头大汗。正巧，大发收工后从这里走过。他先是在地头上看了半天，然后不声不响走到淑芬身后，用手拍拍淑芬的肩，讓她閃开，上前一手扶着轆轤架，一手挽起轆轤来。他那黑中透亮、肌肉鼓成疙瘩的胳膊，搖起来就象火車头上的鋼錠拐軸；看那輕松劲儿又象放映員在放电影前愉快地給留声机上弦。一斗一斗的水，仿佛小河一样，流进壟沟里。这样干活的，叫人看起来真快活。不一会，井水就全給挽干了，大发回头一笑，扛起大鏟，不声不响地走了。第二天，还是黄昏的时候，大发那强壮的身影，又从暮霭中出現了。淑芬停住轆轤，朝那黑洞洞的井口，偷偷一笑，躲到了一边。她一面看着水道，一面不时地抬头看看井台上的大发……就这样，萝卜一天天长大起来，淑芬心里一种什么东西也偷偷萌动起来。从此，淑芬一时不見大发，就好象丢掉了点什么；但見了大发，却又有点心慌。淑芬爹李老汉，有一次提起大发来，不由得說：“大发那孩子，嗯，从不会向生产队里藏奸耍滑……”淑芬听了，高兴地漲紅了脸，她知道爹是輕易不夸贊別人的。她多么想趁机向爹說說自己的心事啊！可是淑芬还沒来得及张口，又听爹爹說起大发他爹郑有順来：“洋灰脑瓜子里一塞滿了自留地，社会主义就半点也塞不进去了，呸！”淑芬那滿心的高兴，立时去了一大半，覺得暂时还不是跟爹談这件事的“火候”。腊月二十八日，当淑芬听說大发媽病重了，她就预备把攢下的錢，悄悄地交給大发，讓他送媽去看病，哪知就在这时，她听見一桩可怕的事，就連春节都无心过

了——大发爹郑有順，过小年那天，給他从王家村說了門亲，这如同晴天一声霹雷，把淑芬这个文靜姑娘的心，都震撼得无法平靜了。

“怎么办？大发能答应这門亲事嗎？他不会說話，只能听从他爹的摆布。”既然这样，她原可以死了这份心，把錢原封不动地再放好，但她無論如何也收不回这颗动蕩的心了。她同情大发，益发觉得大发可爱。今天一早她就暗自决定，把錢交給大发，讓他給媽治病吧，別的事想也沒用了。她含着眼泪把錢卷成一个小卷儿，塞到紫底紅花的棉袄口袋里。直等到公社高跷队用喧鬧的鑼鼓把人都吸引到村口場园上，淑芬才悄悄走出房来，輕掩上院門，急急地溜进一条小巷口。

巷口里鋪滿阳光，那带着硫磺气味的爆竹紙屑，被风吹得在地上滚动，家家大門上貼着鮮紅的对联，飄着紅紅綠綠的过門錢帘，淑芬从巷子走到村边，倚着一棵半抱粗的楸树，不住地向另一条巷口张望。

在这棵楸树前面，便是郑有順的自留地。地北面靠河，南面是淑芬的家。这块自留地里，一畦畦越冬韭菜，在用木柜和油紙做的阳畦里生长着，只要看到菜畦侍弄得如此精細，如此工整，阳畦里的韭黃长得如此鮮嫩，就可以想見它的主人必定是一位老菜农了。其实老菜农郑有順，成了远近聞名的芹菜大王，也完全是靠了这块地。为了这块地，郑有順永远是年不歇，假不休，起五更，爬半夜，带着多病的妻子和哑巴儿子，沒命地在这里忙活。

說心里話，平常日里淑芬对郑有順这块自留地的菜倒是

挺有兴趣，这里的菜长得格外好。自从她听了爹对郑有顺这块自留地的評語之后，不知为啥，一瞧見这块地就窝囊。如今郑有顺給哑巴儿子說了亲，淑芬就更恨这块地了，仿佛就是这块地破坏了他們的爱情和幸福，她觉得这块地又脏又臭，她真想立刻离开这里，可是又不能不在这里等大发，他就要担着污水到这里来。

淑芬正焦急不安地张望着，远远地传来了高跷队的鑼鼓声和噴呐的尖叫，人們的掌声。这时，对面寂靜的巷口里，出現了一个五大三粗的青年，他担着一担污水，向这里走来，这就是郑大发。淑芬看到他滿面愁容，不免更加伤心起来。她本想从树后走出来，把錢交給他，却忽然又躊躇起来。大发能知道为什么給他錢嗎？唉，真愁人，淑芬爱他爱了这么久，今天才觉出来，不会說話是多么不方便呀。她呆在树后，看着大发把污水向一口埋在地下的污水缸里一倒，头也沒抬，挑着空罐匆匆走去了。

淑芬懊恼地把握得湿潤潤热乎乎的钱卷，重又放回口袋。她，一个姑娘家，怎好意思平白无故到郑有顺家去送錢呢？人家已經訂了亲了！……淑芬失魂落魄地回到小巷里，心里不住地想：“拉倒了吧，我快死了这份心吧！”正想着想着，忽然被一个人，一下子抱住了。

淑芬吓了一跳。

原来抱淑芬的这个人，是生产队党支部書記苏桂貞。今天，她上身穿着藏青华达呢小棉袄，下身穿条毛蓝制服褲，脚下穿双灯心絨千层底布鞋。这身素雅的装束，更显得她体态

輕盈、端莊大方，那雙撲閃撲閃的眼睛里，洋溢着聰明、火熱、正直、純潔的光波。仿佛誰見了她，都无法不把自己的秘密，悄悄地原原本本地向她述說。她摟着淑芬，開始就以姑娘之間表示親熱的那種喜鵲鬧梅的腔調，說：

“好哇，你这死了头，原来藏在这里！”

淑芬听了，擰回身一头扑在桂貞怀里，象受了委屈的孩子見到媽媽那樣，嗚嗚地哭起來……

郁結在姑娘心頭的苦惱，不向桂貞傾吐又能向誰呢？要知道，桂貞說一句話，出一個章程辦法，什麼難解的疙瘩都能解開。全村的姑娘、媳婦早就對她有了這種信賴！

這位年輕的支部書記，從小是個苦孩子。她八歲那年，爹媽死在還鄉團的鋤刀下。當還鄉團要斬草除根把桂貞也害死的時候，武工隊趕來，把她救出來，托付給鄭家脛的幾個最可靠的基本群眾撫養。全國解放了，黨把桂貞送到青島讀書，她高中畢業後，又回到洒滿父輩鮮血的鄭家脛來。這位永世也不會忘記過去的姑娘，回村幾年來，不僅鍛煉成侍弄莊田的能手，也學會了作黨的基層工作。現在她已成了全公社最為人們賞識的叮當響的好幹部。

桂貞見淑芬撲在自己的懷里大哭，先是吃了一驚。隨着又親切地問道：“淑芬，你怎麼啦？出了什麼事？”

這一問，淑芬哭得更厲害了。

“別這樣，淑芬，大年初一，哭可不好。有啥難處，你對我說，我給你出個章程。”

淑芬那嗚嗚的啼哭，才漸漸變成低低的抽噎。

“都怨我不关心你，叫你受了委屈。”桂貞責備着自己，哄着淑芬說：“走，咱們到那邊坐一会儿。快擦擦臉，別叫人‘家看見！”

說完，就拖着淑芬來到飼養棚邊的一個谷草垛后，兩個姑娘坐在干草上。

“淑芬，您有啥難處？跟您大姐說說吧？”

淑芬擦干眼淚，突然把一卷錢塞到桂貞手里。

“這是怎麼回事？”

“大姐，請你把這錢交給大發，叫他給媽治病……”

“他向你借的？”

“不是。”

“那你為什麼給他錢？他家有錢呀！還用得着你的錢？”

淑芬泣不成聲地說：“聽說……鄭有順拿上若干彩禮給大發說了門親事……把錢用完了。”

“啊！”蘇桂貞吃了一驚。“這是誰給他辦弄的這事？”

“媒是鄭善保辦的，錢也是他給借上的。”

蘇桂貞細心地听着，不動聲色地想了片刻，隨着又柔聲地問道：

“淑芬，咱姐妹們沒有不能說的話，你實說，你對大發早有意思？”

淑芬紅着臉，扭捏地說：“什麼意思也沒有。”

“大發知不知道他爹為他辦的親事？”

淑芬說：“我也摸不透。”

“淑芬，我現在明白了。”桂貞說，“如果你真心愛大發，

你就拿出勇气，什么也不要怕。我看大发对你也很好，你去和他商議一下。”

“怎么商議？”

“你問我嗎？死了头，你自己的事，你能想办法，你会找出一种方式，向他說清楚。这錢——”桂貞把錢送到对方手里，“你自己留着，你这份好心，我告訴他們，但是，錢，不用了。”

淑芬焦急地說：“求求你，把錢捐給大发，他家正等錢使……”說着，眼里又渗出了泪珠。

桂貞想了想便說：“錢，你放心。我这就去找队长，商議这件事，立刻設法讓大发媽进医院！”

淑芬听了，感激地露出羞怯的笑容，說：“大姐，你真好……”

苏桂貞笑着打趣地說：“好什么？要是你真說我好，到时候可得多給我两块喜糖！”

淑芬笑着擦干眼泪，离开了苏桂貞，觉得身上輕松极了，她远远地看見一个老大娘，就快活地喊道：

“老千嬌，我給你拜年来啦！”

二 分 歧

苏桂貞和李淑芬分手之后，便径直向生产队长郑祥茂家走去。一路上迎着她的人，都高声招呼，喜笑顏开，春节的气氛，欢騰的景象，都使她心里快活。在这样的节日里，是

检閱党的工作最好的机会了：从公社社員的欢愉的脸色，从节日丰盛的生活安排，从人們对于新春生产的打算……这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既然把心許給了共产主义事业，她就不能不比一般姑娘操更多的心。表面上她和所有的社員一样，兴高采烈地过节，挨門逐戶地拜年，其实她正象戰場上的指揮員一样，在做一次战前最后的巡視。她看到充沛的信心，旺盛的士气，有的安鎬头，修鏟柄，拾掇开渠的工具；有的拴筐系，补偏簍，作春季积肥的准备工作。当然，她也为发现淑芬的爱情感到惊喜，一个这么好的姑娘，单单爱上了哑巴，这本身就表现了这是件多么不平凡的爱情，她为淑芬高兴，这件事也撩动了自己爱情的琴弦，不免想起了她和生产队长郑祥茂的关系。尽管他們之間，从来沒有“私訂終身”，但平时那一言一行，往往都会彼此听到那最亲切、最优美的弦外之音。苏桂貞不希望早結婚，但她知道这几年来，郑祥茂早就等得不耐煩了，她漸漸怀着极大的同情，观察郑祥茂心情的变化和起伏，有时也想开誠布公地把一个姑娘的全部爱情向他傾吐，但羞怯却使她不好意思先开口……

她这样想着走着，在拐过一排篱笆时，故意讓自己冷靜下来，不再想这些事，便集中精力琢磨起使淑芬伤心的那件事来。富农郑善保背后撮合这件事的用意何在呢？她不能不把村中最近傳聞的一些事件，一些人的态度，和郑善保这个富农联系起来。这些年来，苏桂貞对生产队中每一种动向，哪怕一点风吹草动，都不会輕易放过。这一点，单靠姑娘的心細是不行的，主要的，要依靠党的絕對不能改变的观察世

界的方法——階級分析的方法。有了這個武器，就象折光鏡一樣，會從複雜的生活現象中，看出條條脈絡，看出各種人的活動規則。在這裡，她和生產隊長鄭祥茂經常產生分歧。就拿對待富農鄭善保和芹菜大王鄭有順的看法來說吧：鄭祥茂認為，富農經濟早已消滅，鄭善保老實的象綿羊，他比鄭有順好領導；而鄭有順呢，仗着自己成份好，技術高，在群眾當中有一定的威望，似乎這就有了不聽領導的資本。尤其最近為換出他那塊自留地開渠的事，隊長更是耐不住性子了：“對這樣的絆腳石，非給他個一脚踢不可！”蘇桂貞則另有她的看法，她不會忘記解放前鄭善保在窮苦的莊稼人面前那股仗財欺人蔑視一切的神態，別看他現在變得象綿羊般地馴服了，透過他的表面現象，就會發現他的最陰險的一面。蘇桂貞明明看出鄭善保現在利用着象鄭有順這樣的落后社員在對付人民公社，却暫時還沒有逮住這只狡猾的狐狸，這不能不使這位年青的支部書記感到不安。當然羅，她相信任何情況下的任何鬥爭，都不能忘記依靠群眾的力量，包括象鄭有順這樣的人在內。因為象鄭有順這樣的人，也并不算極少數。他們真心擁護黨，他們又代表着部分農民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他們一面贊成人民公社，一面又容易被階級敵人利用。只要工作作到家，無產階級思想會占領這一陣地，會最後摧垮敵人活動的“青紗帳”，砍倒高粱顯出狼來！

“這回讓隊里借錢給鄭有順，隊長一定更要發火了！”蘇桂貞一路走着一路想，離鄭祥茂家還有老遠哩，就聽見隊長家里，幾乎被小伙子們的吵嚷聲沖破了屋頂。

这时候，郑祥茂住的厢屋炕上，一帮小伙子正在有说有笑地打扑克，墙角里，一个小伙子使劲地拉着二胡。在这嘈杂声中，队长郑祥茂被挤在炕沿边，拿着一抔长的小烟袋，吸闷烟儿。他毫不理睬身边的喧闹，仿佛一个人坐在寂静的旷野里，绞尽脑汁想心事。

这位体魄壮健的年青队长，他那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引诱着全村的小伙子，他那敢于和困难挑战的劲头，更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你简直不敢相信，就是队长这铺小土炕上，有时竟然能挤着睡下八条大汉，好象挤在队长的身边，睡个觉也香，做个梦也甜。你看今日那锣鼓喧天的节日街头，都不能把这群小伙子从郑祥茂身边引走。噢！队长既然无心到街上看光景，他们怎能离开这小厢屋呢？

可是，年轻的队长，到底是年轻。你看，队长大年初一闹情绪：坐在炕上的小伙子们早就看出来了一个小伙子嘬嘬嘴，大家便会意地互相眨眨眼，有人眨眼示意：“别打搅队长！”有人眨眼的意义：“咱们逗逗他，叫队长开心。”

一个小伙子，甩出一张牌去：

“小2，我说怎么样？他家还有吧！”

“怎么没有？”下首一个小伙子，啪嗒一声，冲出一张黑桃8，得意地说：“当初咱乍办社的时候，连根牛毛也没有呢，可是祥茂这炕头上，却贴满了‘拖拉机’，当时他向我说：‘伙计，好好干吧，咱们郑家硷，将来也要闹个机械化，电气化，你不信，咱们打赌！’我当时还笑话他吹大气呢，哪知——老K！”

对手将一张牌朝鞋底上一拍，亮出了大鬼：

“嘿，給你个硬的啃——哼，听说古时候的美人儿，一笑千金！我看咱队长今天也成了美人儿啦！”

胡琴手插嘴说：“祥茂，你真死心眼，管什么事发愁能解决问题？俗语说：‘水到渠成’哇……”

一说到“水到渠成”，小伙子们又兴高采烈地扯到今春即将动工的那条水渠工程，那股无法按捺的急于大干一场的激动情绪，使他们都无心打扑克了。一个青年社员，把一把牌向炕席上一甩，朗诵起诗来：

“往年，你这老爷水库高高在上，

抗旱压肿了老子的肩膀；

今年自流灌溉一搞哟，

噢，别了，我那可怜的挑水担杖！”

他怪声怪气地吆喝着，抓起一床被子，向头上一蒙，一个鲤鱼打挺，四爪朝天地倒在小伙子们身上，逗得满屋的人一齐大笑起来。只有队长郑祥茂，在这突然爆发的笑声中，猛地拧紧了耸立的浓眉，他低着头，恶狠狠地吞了一口旱烟，仿佛想把那一抻长的小烟袋，也一口吞下去。好心的青年朋友们，怎会知道，这笑声象锤子一样，击打着队长的心头。今春开渠的事，正是队长心上解不开的疙瘩。

在郑祥茂看来，地主、富农消灭了，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推倒了，公社化后，农民弟兄已从那一方一块的小农经济上解放出来了，公社社员们只管以主人翁的态度奋不顾身地向大自然进军吧！就拿当时修水库的事来说吧，盼水盼

紅了眼的广大社員，心多齊呀！連淑芬爹那樣的胡子一大把的老頭子，也都不服老地搶着抬石頭呢。哪知，有個別社員思想還是落后。有人向隊里投污水，居然也弄假。為了開一條小小的水渠，遇上個頑固不化的鄭有順那塊自留地，竟擋住了去路！老實說，一塊小小的自留地能擋住社會主義的洪流嗎？隊長完全可以按照政策，作個決定，換出鄭有順這塊自留地；但是隊長為什麼不這樣做呢？因為蘇桂貞不同意呀！支委會上還作出這樣的決議：教育等待鄭有順。哼，隊長算看透了這個芹菜大王，“他這樣的你八輩子也教育不過來！”隊長不通歸不通，他又不能不暗暗佩服蘇桂貞教育農民的那股最持久、最頑強、最耐心的精神！雷厲風行的隊長可沒有这么大的耐性兒，現在他好比烈馬掉在枯井里，滿身的勁兒無法施展，使他懊惱氣急得連春節都無心過了。

那位看眼的小伙子，看出越扯水渠的事兒，越法使隊長煩惱，便嘿嘿一笑，另換了話題。

“哎，我端詳着咱們隊長伙計，是想個暖和被窩的了。”

“是啊，祥茂，你和桂貞這杯喜酒，還得再釀它幾個五年計劃？你們不急，俺可急了！”

青年們正嚷着，忽聽門外一聲咳嗽，蘇桂貞端莊地走了進來。

青年們一個個立時變得文明起來，那胡琴的尖叫也突然中斷了。這種肅靜的場面只不過維持了一秒鐘，接着就爆發了一場哄堂大笑。

蘇桂貞仿佛什麼也沒聽見，她泰然自若地說：